

原著：〔元〕纪君祥

改编：韩一然

赵氏孤儿

中国六大古典悲剧

白话小说



山西古籍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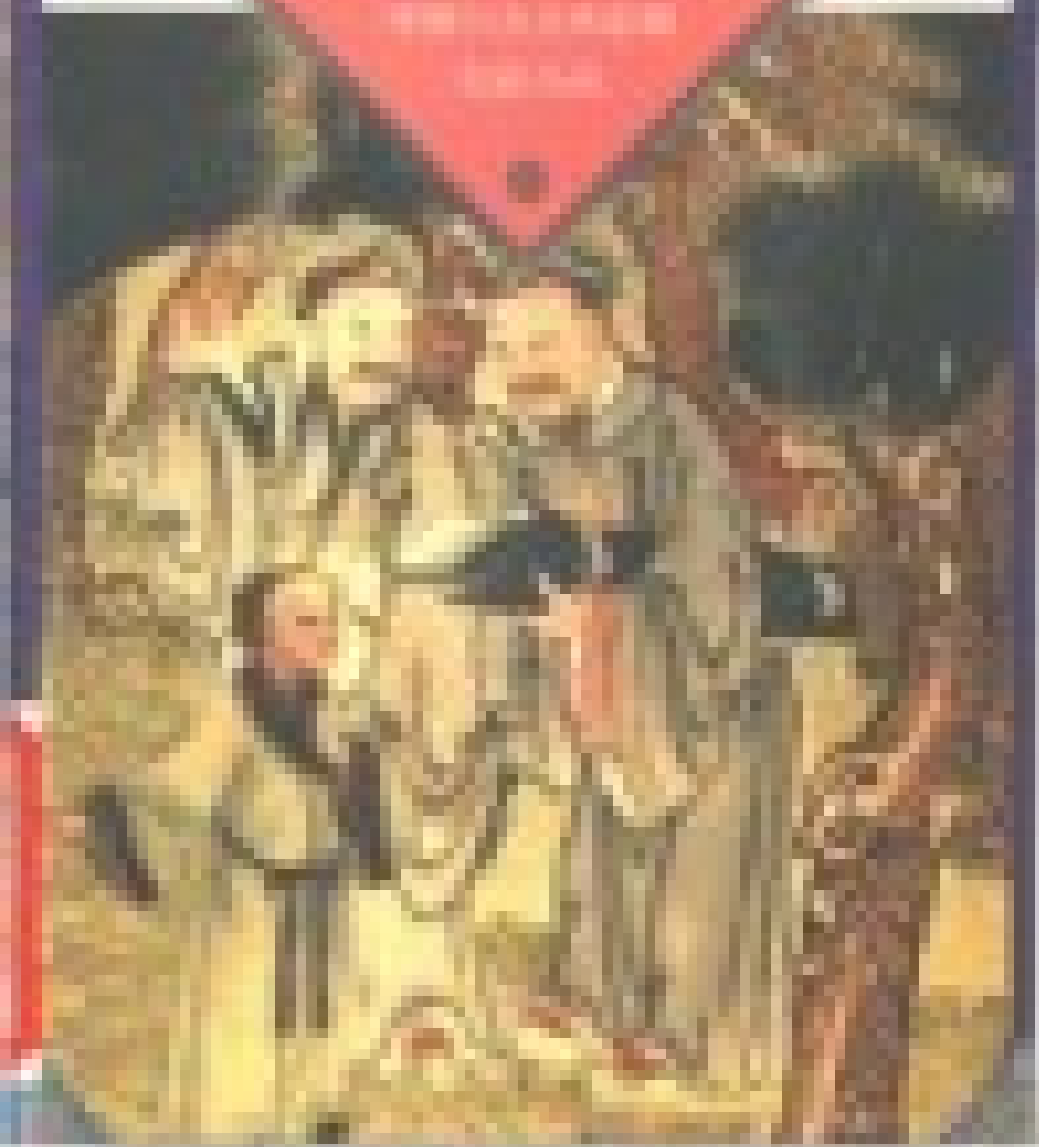
RESEARCH

REPORT

ARTS

THE NEW YORK PUBLIC LIBRARY

ASTOR LENOX TILDEN FOUNDATION



中国六大古典悲剧白话小说

张裔 主编



山西古籍出版社

社 长 张安塞

总编辑 孙安邦

中国六大古典悲剧白话小说

张裔 主编

赵氏孤儿

〔元〕纪君祥 原著

韩一然 改编

*

山西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太原市桥东街东岗巷110号）

新华书店经销 山西人民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7.875 字数：196千字

1998年8月第1版 1998年8月山西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

ISBN 7-80598-250-3

I·127 定价：11.20元

赵氏孤儿

前言

去年冬季的一天，山西古籍出版社的二位编辑同志惠临寒舍，问我能否为他们正在策划的古典名剧白话小说丛书写上一本。当时手头正有别的事，本不该贸然应允的，然而，他们那卓越的策划激起了我的兴致，便问都是哪些名剧。二位一一说了，其中就有元代纪君祥的《赵氏孤儿》，不等他们再说什么，我已欣然同意了。

《赵氏孤儿》的故事太迷人了。它发生在我的家乡晋南一带。小时候，就听长辈人说过，稍大一点，看过运城蒲剧团演的戏。那机警的程婴、忠诚的公孙杵白的扮相，一个须生，一个老生，还有他们那苍凉的唱腔，仍存留在记忆中。我为我的家乡，在悠远的古代，就有这样机警忠诚的义士而感到骄傲。如今，能通过我的笔，将他们的本事改写成小说，让更多的人欣赏他们，敬佩他们，该是一件多么有意义的事啊。

然而，我也知道，原剧本不过一万多字，要将它改写为二十万言的小说，对于我来说，又是何等艰难的挑战。

这双重的诱惑，终于促使我拿起了手中的笔。

《赵氏孤儿》是一部历史剧。不像有的戏剧那样，全是虚构，它是于史有据的。这样一来，我的第一步工作，便是弄清史实的

来龙去脉。

一翻史书，真让我傻了眼。

最早的记载，出于《左传》，而《左传》的记载，几乎让我彻底失望。

《赵氏孤儿》又名《搜孤救孤》，搜和救，当然是全剧的重点，而事情的起因，却是赵盾与国君晋灵公的不睦，与奸臣屠岸贾的矛盾。赵盾与灵公君臣之间，在最初拥立时已种下祸根。《左传》上的记载是：鲁文公七年（前620年）晋襄公去世，赵盾原本要立晋文公的儿子、质于秦国的公子雍。襄公的夫人穆嬴抱着儿子皋夷，在朝堂上哭闹，说：“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嫡嗣而立而外求君？”赵盾迫于穆嬴的威逼，只好立夷皋为君，便是灵公。

灵公厚敛雕墙从台上射人，因熊蹯不熟而残杀宰人，鉏麇触槐而死，灵公噬臍犬噬赵盾，提弥明与灵辄救赵盾诸事，均发生在鲁宣公二年（前607年）。也就在同一年，赵盾的弟弟赵穿弑灵公于桃园，赵盾将襄公的儿子黑臀立为晋侯，是为成公。此后不久，赵盾和赵朔父子都去世了。成公在位六年而景公立。

有名的下宫之变，即抄灭赵家的事，发生在晋景公十七年（前583年），与灵公噬臍犬噬赵盾相差了二十四年。且其起因，并非什么体面事，而是因为赵朔的寡妻庄姬，数年前与叔父赵婴（又名赵婴齐）私通，被赵同与赵括发觉后，将赵婴放逐到齐国。庄姬是景公的姑妈，嫉恨不过，便在景公面前进谗言，说：“原（赵同）、屏（赵括）将为乱。”于是，“六月，晋讨赵同、赵括。武从姬氏畜于官宫。以其田予祁奚”。这里的武，便是后来各类著述与戏剧中的赵氏孤儿赵武。

同一年，又由韩厥进言，说：“成季之勋，宣孟之忠，而无后，为善者其惧矣。三代之令王，皆数百年保天之祿。夫岂无辟王，赖前哲以免也。《周书》曰：‘不敢侮鰥寡’。所以明德也。”于是“乃立武，而反其田焉”。

也即是说，这个下官之变，当年发生，当年就平反了。历史上有没有屠岸贾其人都很难说。

《史记·晋世家》中所载，几乎是照抄了《左传》。然而同是《史记》，到了《赵世家》里，就完全不同了。书中文字，略为删节，即为：

晋景公三年，大夫屠岸贾欲诛赵氏。屠岸贾者，始有宠于灵公，及至于景公而贾为司寇，将作难，乃治灵公之贼以致赵盾，遍告诸将曰：“盾虽不知，犹为贼首，以臣弑君，子孙在朝，何以惩罪？请诛之。”韩厥告赵朔趣亡，朔不肯，曰：“子必不绝赵祀，朔死不恨。”韩厥许诺，称疾不出。贾不请而擅与诸将攻赵氏于下宫，杀赵朔、赵同、赵括、赵婴齐，皆灭其族。

赵朔妻成公姊，有遗腹，走公宫匿。赵朔客曰公孙杵臼，杵臼谓朔友人程婴曰：“胡不死？”程婴曰：“朔之妇有遗腹，若幸生男，吾奉之；即女也，吾徐死耳。”居无何，而朔妇婉身，生男。屠岸贾闻之，索于宫中。夫人置儿袴中，祝曰：“赵宗灭乎，若号；即不灭，若无声。”及索，儿竟无声。已脱，程婴谓公孙杵臼曰：“今一索不得，后必且复索之，奈何？”公孙杵臼曰：“立孤与死孰难？”程婴曰：“死易，立孤难耳。”公孙杵臼曰：“赵氏先君遇子厚，子强为其难者，吾为其易者，请先死。”乃二人谋取他人婴儿负之，衣以文葆，匿山中。程婴出，谬谓诸将军曰：“婴不肖，不能立赵孤。谁能与共千金，吾告赵氏孤处。”诸将皆喜，许之，发师随程婴攻公孙杵臼。杵臼谬曰：“小人哉程婴！昔下宫之难不能死，与我谋匿赵氏孤儿，今又卖我。纵不能立，而忍卖之乎！”抱婴儿呼曰：“天乎天乎！赵氏孤儿何罪？请活之，独杀杵臼可也。”诸将不许，遂杀杵臼与孤儿。诸将以为孤儿已死，皆喜。然赵氏真孤仍在，程婴卒与俱匿山中。

居十五年，晋景公疾，卜之：大业之后不遂者为祟。景公问韩厥，厥知赵孤在，乃曰：“大业之后在晋绝祀者，其赵氏乎？今吾君独灭赵宗，国人哀之，故见龟策。唯君图之。”景公问：“赵尚有后子孙乎？”韩厥具以实告。于是召赵武、程婴遍拜诸将，遂反与程婴、赵武攻屠岸贾，灭其族。复与赵武田邑故里。

及赵武冠，为成人，程婴乃辞诸大夫，谓赵武曰：“昔下宫之难，皆能死。我非不能死，我思立赵氏之后。今赵武既立，为成人，复故位，我将下报赵宣孟（赵盾）与公孙杵臼。”赵武啼泣顿首固请，曰：“武愿苦筋骨以报子至死，而子忍去我死乎？”程婴曰：“不可。彼以为能成事，故先我死；今我不报，是以我事为不成。”遂自杀。赵武服齐衰三年，为之祭邑，春秋祠之，世世勿绝。

以上便是《史记·赵世家》中关于赵氏孤儿事件的详细记述。

从中可以看出，一，事件的过程复杂了。二，增加了屠岸贾这个反面角色，又增加了公孙杵臼与程婴两个正面角色，一为赵朔的门客，一为赵朔的朋友。三，整个事件，集中在晋景公年间。

搜孤救孤的故事，在这里，已相当完整了。如果说，还有什么不足的话，一是有些情节，没有后来的那种戏剧性，比如杀死“孤儿”，不是屠岸贾亲自布置，而是诸将邀功请赏所致。再就是，替换的那个婴儿，是公孙杵臼与程婴“二人谋取他人婴儿负之”，为了救赵氏孤儿，坑害了他人的婴儿，这就有些残忍了。

整个故事的真实性究竟如何？

很遗憾，不可信，史家多认为是得之于传闻。因为它与《左传》的记载不相符，从时间上说，也对不上号。

那么，这样一个得之于传闻的故事，何以一千多年来，广泛流传且经久不衰呢？

王维堤、唐书文二先生在《“赵氏孤儿”的故事是真的吗？》

一文中，对此的解释是：“《史记》的这个故事取材于传闻，与历史记载有很多牴牾的地方。但是它故事性强，情节曲折，内容感人，故千百年来传诵人口。”（《东周列国大观》第31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这样解释，不能说不不对，只是太宽泛了，任何曲折感人的历史故事，都会流传下来，而像“赵氏孤儿”这样受到后世尊崇的，并不是很多。此中必有它特殊的缘由。细细考究起来，“赵氏孤儿”的故事，在汉唐之际，并不广为人知，真正广为流传，赞不绝口，是宋元之际。纪君祥的《赵氏孤儿》，便是元代杂剧。

对此，历史学家张颌先生，有自己独到的解释。在《鉴古律今，存真求实——谈山西旧志中臆造古迹的问题》一文中，张先生说：“这与当时的政治形势有关，在北宋时因某皇帝曾有无嗣之虞，便以为存孤救赵的烈士未得血食所致，于是有封侯之举。到南宋时，朝廷便把‘存孤救赵’问题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加封爵号。南宋灭亡后，一些遗老、志士把‘存孤救赵’问题影射到恢复大宋江山的意义上来。到元朝进一步编成戏剧《赵氏孤儿》。这在当时也可算得是‘古为今用’。”（《张颌学术文集》第210页，中华书局出版）

原来是那个“赵”字起了作用：元代乃异族统治，汉人想的是恢复赵宋江山。于是乎原本没有影儿的历史传闻，就愈传愈动人，愈编愈完美了。公孙杵臼与程婴，《史记》中一个是门客，一个是朋友，身份太接近，便将一个改为告老还乡的老宰辅（可藏匿孤儿），一个改为不在册的门客兼草泽医人（既可躲过满门抄斩又可用药箱救出孤儿）。韩厥本来已为救援赵家尽了力气，仍嫌不够，让他在程婴救出孤儿后，仅仅为了不走漏风声而自刎死掉。

扭回头，再来看看，对正史上的赵盾及下宫之变，历史学家是怎么评价的。

在《晋国史纲要》一书中，作者认为，赵盾专权行事，表明

春秋时期世卿士族的崛起，与诸侯势力的衰微。比如对灵公被杀一事，《左传》虽写了灵公一系列咎由自取的劣迹，而晋国的史官董狐，还是看透了其中的真伪，秉笔直书：“赵盾弑其君。”至于下宫之役，乃是两个士族的斗争，“使晋国摆脱了赵氏近四十年对晋国政权的垄断，晋国大政转入栾氏手中”。（《晋国史纲要》第71页，李孟存、常金仓著，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弄清了史实及其演变过程，加深了我对元杂剧《赵氏孤儿》的理解，同时也增强了改写为小说的信心。

戏剧与小说，是不同的两个艺术门类。虽说艺术的境界是相通的，却各有各的表现手段。戏剧，讲究的是线索的清晰，人物性格要简单鲜明，脸谱化与程式化，也就成了不可避免的特色。而小说，要的是人物性格的细腻深刻，故事的曲折复杂，最忌讳的恰是脸谱化与程式化。戏剧里，一个人可以唱上一大段，说明自己的身份，说明所思所想，所做的事情，在小说里可就不成了，人物得活动起来，得与别的人物发生关系，只有在行动中，在彼此的交往中，才能推进故事的进展，写出人物的性格来。

这就不能不对人物的身份做些变动，不能不增加一些辅助人物。

书中人物身份，变动最大的，要数公孙杵臼了。剧本中他是曾与赵盾同朝的老宰辅，这说明赵盾在朝廷中也有支持者，告老还乡后，又给藏匿孤儿提供了方便。同时也是为了让公孙杵臼与程婴在身份上区别开来。同是写赵氏孤儿故事的，另有一个剧本就叫《八义记》，八个义士，当然要各有各的身份才好。在戏剧里，这样处理，自然是可取的，身份不同，扮相不同，无形中就增加了戏剧的艺术魅力。

可到了小说里，就有许多的不便。公孙杵臼在告老还乡前，自然可以在朝堂上与赵盾发生关系，比如支持赵盾与屠岸贾的斗争，但这里的情节已够多的了，根本用不着他来凑热闹。告老还乡后，

他只能待在太平庄上，静等着程婴来找他一起搭救孤儿。这么重要的一个人物，只有到了全书的后半部分才发挥作用，显然不太合适。想来想去，我还是让他恢复了老门客的身份。这样一来，在赵府里，他既可以与赵盾发生关系，又可与程婴发生关系，且对时局有整体的认识，将来为搭救孤儿出谋划策，就胸有成竹，应付裕如了。

增加的辅助人物中，有赵盾的妻子、屠岸贾的妻子与家将等，一看就明白，不外是为了使故事多些曲折，多些波澜，富有生活气息。至于屠岸贾女儿姣姣这个人物，则是为了使孤儿的报仇不那么径直鲁莽，多点人情味而已。

我写这种类型的改编作品还是第一次，书中定然有许多不足之处，恳请读者提出宝贵的批评意见。感谢山西古籍出版社编辑朋友的信任，给了我这么一个极为难得的机会。

赵氏孤儿

目 录

楔	子	酒肆闲话.....	(1)
第 一 章		弹射取乐.....	(6)
第 二 章		怒闯桃园.....	(14)
第 三 章		占卜吉凶.....	(25)
第 四 章		犯颜进谏.....	(34)
第 五 章		公孙杵臼.....	(43)
第 六 章		灵公赐祭.....	(53)
第 七 章		桑下饿夫.....	(65)
第 八 章		精心安排.....	(69)
第 九 章		钜魔触槐.....	(77)
第 十 章		权奸奇谋.....	(82)
第 十 一 章		杵臼还乡.....	(88)
第 十 二 章		程婴探秘.....	(94)
第 十 三 章		赵辰上当.....	(102)
第 十 四 章		朝堂脱险.....	(107)
第 十 五 章		满门抄斩.....	(117)
第 十 六 章		驸马自尽.....	(125)
第 十 七 章		赵盾弃世.....	(132)

第十八章	旷野行猎	(141)
第十九章	府中密议	(150)
第二十章	公主托孤	(159)
第二十一章	韩厥死义	(163)
第二十二章	太平庄上	(170)
第二十三章	劝妻舍子	(179)
第二十四章	争相赴死	(184)
第二十五章	程婴举报	(188)
第二十六章	拷问公孙	(192)
第二十七章	虎穴栖身	(199)
第二十八章	首阳祭奠	(204)
第二十九章	屠贼生疑	(215)
第三十章	观图猛醒	(220)
第三十一章	报仇雪恨	(229)

楔子

酒肆闲话

冬去春来，风虽然还是那么强劲，拂在人们的脸上，却已少了几分凛冽，多了几分柔和。田野里的枯草，根部悄悄地吐出了绿芽。有那么一阵儿风势小了，还能闻到淡淡的野草的清香。

难得这么好的天气，晋国上下，从国君公卿，到庶民百姓，都沉浸在骀荡的春风中。虽说西有强秦，南有蛮楚，可自从文公他老人家奠定了晋国的霸业以来，襄公传位灵公又是十几年，天下承平，百业兴旺，晋国已是当今首屈一指的大国。都城绛邑之内，宫殿巍峨，街道整齐，从外边回来的人说，比齐国都城临淄强多了，楚国的郢都更是比不上。最让晋国百姓自豪的是，新近落成的绛霄楼，高达三层，飞檐斗拱，矗立在桃园的高台上，四周桃花灼灼，楼上雕梁画栋，终日弦歌不绝，远远望去，真如仙境一般。

这桃园就在绛邑城内，王宫的东侧，隔一道高墙便是热闹的街市。

正午时分，临街一处酒肆，两位老者正在品酒谈天，一个褐衣及膝，模样很是谦恭；一个白须垂胸，神态有点倨傲。瞥了一眼不远处的高楼，褐衣老者说道：

“今天绛霄楼上，怎么听不见歌舞之声呢？”

“这你就知道了，”白须老者说，“一大早，主君就乘车出城去了，屠司寇骑着高头大马陪伴护驾，威风得很呢。”

“是踏青去么？”

“带着弓矢鹰犬，像是狩猎去了。”

“正是初春时节，草木萌生，鸟兽繁衍，这时去狩猎，可是不太合适呀。”

“主君从小生长在宫廷之中，哪里懂得这些规矩，还不是由着屠司寇撺掇，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唉，”褐衣老者叹了口气，说道：“这姓屠的升迁真快呀，前些年还不怎么听说，如今竟快跟赵上卿齐名了。”

“你还是不太明了世事，这姓屠的也是将门之后，只是先前有栾枝、先且居、胥臣那一班人压着，冒不上来。前些年，连同赵上卿的父亲赵衰，几个人一下子都死了，自然就显出他了。不过，他跟赵上卿还是没法比，赵上卿承祖上的德泽，权势要大得多，连主君也让他三分。像这种陪主君狩猎游玩的事，赵上卿是不屑去做的。”

褐衣老者还要说什么，白须老者忙止住他，朝东边努努嘴，褐衣老者似乎眼神不太好，抬起手齐眉搭了个遮阳，费力地朝那边看去。

但见一股黄尘，滚滚而来。正疑惑间，忽闻马蹄声踏踏响，急如雨点一般，街市上的行人慌忙闪避，有几个人竟窜进酒肆里来了。他还没有明白是怎么回事，那黄尘已扑在脸上，直呛得他连啐了几口。

白须老者伸手一指，说道：

“看见了吗，坐在车里的是主君，旁边骑在马上就是屠司寇，那个得意劲儿，真让人羡慕。”

“呸呸呸！”褐衣老者连啐数口，“看见个屁，这股黄尘差点没把我呛死，眼也被眯住了。文公他老人家在世时，我也遇见过，从

没有这样从街市上呼啸而过，车子总是慢慢地走，生怕惊吓了路上的行人。”

白须老者接口说道：

“这怎么能比呢，文公是当今主君的爷爷，他老人家在外逃亡十九年，直到六十二岁才当上国君，受过苦的人，知道创业不易，自然就亲政爱民。可惜当政八年就死了，要不我们晋国比现在还要虎气，说不定能统一中原，灭了秦国和楚国，真要实现了这个大业，如今就不是周天下，就不定会是晋——”

褐衣老者似乎不愿恭听对方的长篇大论，插嘴说道：

“我们晋国，怕再难遇上文公爷爷那样好的主君了。不过，他的儿子襄公倒是好样的。那年文公爷爷新死，秦国的穆公趁我们举国哀痛，派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为将，率领大军，假借伐郑的名义，要攻打我们晋国。襄公真是好样的，先不发葬，自己就穿着黑孝衣领兵打仗去了。在崤山的峡谷里设下伏兵，等秦兵灭了滑国回来，杀了他个落花流水，把秦军的三个大将都俘获了。”

白须老者看出了褐衣老者的心理，偏是不给他机会，说道：

“俘获抵什么用，国太一句话还不是放了。秦晋之好，秦晋之好，说是这么说，哪次不是秦国占了我们的便宜。没办法呀，娶了人家的公主，以为是多大的荣耀，岂不知等于是做了人家的儿子。上一辈还没什么，到了下一辈，人家的公主就成了你的国母，遇事不能不给个面子。那次要不是秦穆公派人来，求他的女儿文嬴公主说了话，咱们襄公准把那三个秦国的大将全斩了。襄公确是个干大事的，可惜老天爷不保佑，不到三十岁就死了，要是他在，像屠岸贾这样的奸佞之臣，断不会无法无天到这个地步。”

“唉！”褐衣老者说，“好人还得有个好后代呀。要是灵公能有襄公那么大的魄力就好了。这个灵公，叫什么来？”

“叫夷皋。”

“夷皋这小子，真是有福气的人，两岁上就当上了国君，如今

怕还不到二十岁吧。当国君的太年轻了，对国家总不太好。”

“按赵盾大人的原意，本不想立灵公的，是他妈穆嬴王后硬给他争来的。”

白须老者总要显示自己比对方知道得多些。谈说间，不觉日已西斜，桃园那边，传来悠扬的琴声，夹杂着女子的歌声。酒肆前，有人急匆匆地朝那边奔去。白须老者说：

“噢，怎么都往桃园那边跑呢，定然是主君回来，歌舞又开始了，咱们也去听听。”

褐衣老者跟着站了起来，正要挪步，白须老者扯扯他的衣襟：“稍等，像是赵上卿的车马过来了。”

两人于是就在街边伫立观望。

一辆四匹马拉着的车子过来了，车轮碾过地面，嘎嘎作响。驭者站在车前的横板上，手握短鞭，并不摇动，只是攥住轡绳，不时抖动一下。

车内，赵盾身穿官服，斜倚着车帮，一手搭在膝上，面孔微微上仰，肃穆中透着几分和善，像是在看着前面的什么景致，又像是在想着什么心事。车子颠了一下，赵盾直起腰来，见没什么异常情况，蹙了一下眉头。无意中朝这边扭了一下头，正对着两位老者，不经意间轻轻地地点了一下头。

车子过去了。

两位老者相随着朝桃园那边走去。褐衣老者说：

“今日赵上卿出城，莫非也是狩猎去么？”

“你对咱们赵上卿还是不了解。”白须老者说，“他老人家是从不做这种事的，十有八九是踏青去了，正是春暖花开季节，官宦人家，都要出去游玩游玩的。政务繁忙，难得他老人家有这个雅兴呀。”

“赵上卿这人真好啊，见了我们这样的草民百姓，也这么和善。”褐衣老者感慨地说。